

大學衍義

一
卷
一
冊

大學衍義卷之四

帝王爲學之本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光武受尙書通大義

東觀記云受尙書於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

召

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

帝每日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太子顯宗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卽位孜孜經術又如此

宜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
焉惜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
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
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愧刑
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
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
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不明雖有
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
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旣爲皇太子師

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卽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

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

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

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

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

拜榮爲五更

謂

耆老更事者

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

經自爲卞說

謂卞語而講說也

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

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

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爲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

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

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

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爲貴也曰御眾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顯
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
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
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
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
之業況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
成德美者如是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
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
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褰韉風纏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

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卽位
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
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
未息之餘已畱情於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
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旣卽位置弘文館於
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
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
下之所無也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
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

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幄 邇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

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睿聰其與

貞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
也人主一心攻者甚眾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
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於前則其保
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卽嬪御
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

故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
與

聖明在上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貞觀之規
摹與我

太宗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
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
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
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

行未能無愧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奸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詔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爲賢主修身寡過則或有之

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奸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
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
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
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罔淫于樂
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
王也太宗能嚴奸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穽
閨門之內旣多慙德而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
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
以知夫眾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
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

爲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

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眞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

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
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
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
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
妃太真之蠱媚王珙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
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
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
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
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之儒
帝雖有志于學而所以講明啟沃者僅如此是

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
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
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
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畱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
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
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尙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
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
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慎征伐
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

曰諫畋獵曰錄勲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疏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鏘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